



《小小超人夢》

尋找安居的故事

超人是聖誕老人般的存在。於是，純真的兄弟相約上路，尋找可以幫助他們的超人，讓他們得以脫離薩達姆的統治，讓在戰火中死去的父母得以重生，生活能夠安樂。這，其實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 文：洪嘉



小時候我們總相信超人與超能力還有那些魔幻的存在，就如相信聖誕老人能夠帶來驚喜的禮物一樣。於是魔杖的道具充斥於市，超能力的法寶隨處可以買到——無法見識魔法真身，便藉玩具幻想自己便是那一個超人，這是孩子們的邏輯。於是電影《小小超人夢》(Bekas) 上路尋找超人的故事，便來得很現實：1990年的伊拉克電影院正上映着超人電影。十歲的阿丹與七歲的阿贊身無分文，唯有從戲院破洞中偷窺超人風采。這對於戰爭中失去父母的庫爾德小兄弟，竟然對電影情節深信不疑，認定美國超人就是他們的救星！他們相信只要找到超人，不單煩惱會迎刃而解、「惡人名單」上的壞蛋(包括排頭位的薩達姆)會被超人重罰，而且父母更可以起死回生！於是，充滿憧憬的小兄弟騎着驢仔「米高積遜」，決心向美國出發。

偷渡故事化身奇妙歷程

影片是導演卡贊加達 (Karzan Kader) 的半自傳。1982年出生于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卡贊，六歲那年與家人偷渡離開伊拉克。他與哥哥兩人與家人分頭逃亡，卡贊加達與哥哥先藏身汽車後座離開伊拉克，之後躲藏在巴士、火車等交通工具，從邊境到另一邊境，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這段經歷便成為《小小超人夢》的藍本。「這是我的故事，我離開庫爾德斯坦的故事。」導演如是說。就像《少年Pi的奇幻歷程》一樣，一個充滿驚險的偷渡故事，化成影像，變成了帶點浪漫的公路電影，主角阿丹與阿贊騎着驢仔「米高積遜」橫越中東，在看不見的戰火中出發，那些與邊境軍人的對話，充滿了童趣的理直氣壯，或許是具喜劇效果的——看到那些畫面總是叫人忍不住笑了起來，偏偏卻又如此的攝人。這其實是一個伊拉克式上訪。阿丹與阿贊在戲院牆上的破洞裡，窺見超人一鱗，認定了那便是拯救世界的大英雄。連世界都能拯救，打敗邪惡的統治者，讓無辜受害的父母重生，豈不更輕而



易舉。於是旁人眼中的輕裝上路是如此的活潑，小孩子的童言童語是如此的可愛與有趣，對當事人來說，卻是背負了滿腹的冤屈。找到了超人，要請求他的幫助，自然便得訴苦水：那個邪惡大王怎樣怎樣的壞；自己父母怎樣無辜牽連，中東連綿的烽火下，從一個邊境到另一個邊境，都是一個個阻撓尋找超人打救的關卡。導演的故事聚焦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被薩達姆武力鎮壓的庫爾德斯坦，戰地人們的無可奈何也成為兩兄弟帶着「米高積遜」上路的最佳對照。

導演：現實中的「脫伊者」

這是個真人真事。香港的影迷率先已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看過了，當時的譯名是「兩兄弟騎驢盪美」，充滿了成年人的世故。現實中是否真有一頭名為「米高積遜」的驢子當然不重要——當然我們都不認為偷渡客能夠帶着一頭驢子招搖過市，除非是《Argo》救參任務——重要的是現實中的兩兄弟，那時候才六歲的導演卡贊加達與他的哥哥，與家人順利逃離家園，成為了「脫伊者」，一年後再轉到瑞典定居。影片中的小兄弟相信超人可以打救他們，現實中的兩兄弟，卡贊加達和他的哥哥，卻相信《第一滴血》裡的蘭保才是救世主。在那個子彈橫飛的烽火之地，如神般怎麼也打不死，一身肌肉的蘭保當然才「符合」現實狀況——雖然我們都知道世界上並沒有打不死的英雄。卡贊加達後來入讀瑞典Dramatiska Institutet，成為導演系學生(他的校友很多都是瑞典知名導演、作家、節目主持人，例如一度在歐洲影展走

熒幕短打 馬永貞的永恆魅力

香港新晉導演中，黃精甫曾經是大家十分羨慕的一位。獨立電影出身的他得到「老爺」曾志偉重點培育，讓他年紀輕輕便連拍兩部大規模製作《江湖》與《阿嫂》。雖然口碑讚譽參半，但整體成績獲得業界肯定，多年前香港電影金像獎已把最佳新晉導演榮譽頒給他，便是明證。近年阿甫的走勢好像稍為下降，一部《復仇者之死》，令他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摘得最佳導演桂冠。然而，該片不屬大片，其走偏鋒的暴力畫面，固令部分評論人別過臉去，即使是鼓掌的觀眾，也多視之為別出心裁的cult片而已。直至消息傳出，由王晶監製、袁和平任動作導演的《上海灘馬永貞》，導演的名字竟是黃精甫時，一直關注他的人心頭均為之一凜。功夫動作大片，還要是香港電影人情有獨鍾的馬永貞題材，固然再反映了黃精甫仍然受寵愛，但也毋庸置疑，那是對從未碰觸武俠類型的他一大考驗。扮演馬永貞的男演員都曾令人留下深刻印象。陳觀泰(張徹版)、金城武

(元奎版)、何家勁(電視版)——今回は新人伍允龍。馬永貞真有其人，為晚清回族馬販、拳手，因上海打擂台戰勝西洋力士而成民族英雄。他的死，是在茶樓喝茶時遭暗算，石灰撒眼中刀傷重不治，幾乎注定成為電影的改編題材。張徹把他的故事放入黑社會爭地盤的框架中(編劇倪匡)；元奎則改變了朝代(民國)，把悲劇結局改為大團圓(馬永貞不死而攜愛人返鄉)，不曉得這次黃精甫又會否翻新這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文本。馬永貞英年早逝，結局大殺一場悲情慘烈，近年香港電影人參與的合拍片都有最終同歸於盡的悲壯趨勢(《血滴子》、《忠烈楊家將》、《毒戰》……不一而足)，《上海灘馬永貞》會否成為新一齣港人寄懷之作？

影訊

修復珍藏之經典西部片

類型片從來不是鐵板一塊。五十年代《電影筆記》的作者論提醒我們，片廠制度也能產生像尊福、希治閣、侯活·鶴士等作者導演。他們從商業框架中找到位置，表達出信息或關懷，久而久之，作品自成體系。其次，類型片隨着社會演變，題材、內容及手法也跟着改變。以西部片為例，早期白人及印第安人敵我分明，到了尊福的《搜索者》(1956)就明顯不同了。這些改變有時來自製作者，但更多是時代使然。辛納曼1952年的《龍城殲霸戰》，警長神情落寞，小鎮居民袖手旁觀。早有論者說，這反映了五十年代初荷里活的恐共氣氛。

當然，在理論閱讀之前，西部片的形式本來就有看頭。一望無際的原野，巍峨的山谷，小鎮上不分正邪的來客，冷峻寡言的主角或壞蛋，電光火石的決鬥場面……就像我們的武俠世界，西部片有它一套江湖秩序，令人神往。更重要的是西部片本來屬於電影院，它的攝影、景觀、闊銀幕效果，人在天地之間的遠鏡，用電視、手機看是浪費了。難得一次在大銀幕，我們挑選了四部數碼修復的經典，可盡情感受西部片的非凡魅力。

香港電影資料館修復珍藏系列帶來數部經典西部片，六月上演的《獨行俠決鬥地獄門》。這是奇連·伊士活「獨行俠」三部曲最後也是著名一部，里昂尼續寫「意式西部」的蕭條，黃沙萬里、塵土飛揚，人物不求崇高情操，只是唯利是圖的販夫走卒，死亡與暴發只一線之差。故事發生在南北戰爭時期，除了場面比前作《獨行俠連環奪命槍》(1964)及《獨行俠江湖伏霸》(1965)壯大，死傷枕藉亦加深了絕境的印象。主角有三人：「善男」(伊士活)、「惡男」與「醜男」，善與醜本為騙懸賞拍檔，後來不歡而散。醜對善懷恨於心，追捕並折騰他；但當得知金藏秘密，兩人又再次聚頭。而一直追查黃金下落的惡男也聞風而至，三人狹路相逢，在墳場展開對決。里昂尼的闊銀幕構圖，剪接節奏令人屏息靜氣，在關鍵處無聲勝有聲。Ennio Morricone的配樂太膾炙人口了，那口哨聲主題音樂，即使未看過本片，一聽就有印象。



《獨行俠決鬥地獄門》

時間：6月2日(星期日)下午2時
地點：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
設映後談，講者鄭政恆，粵語主講

流金歲月

歲月留聲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電視機已經成為每個家庭的必需品，甚至有家庭擁有超過一部或以上的電視機。或者電視真的已經滲透進我們的日常生活，成為我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不過，可能是自己血液裡的叛逆因子作祟，我從小到大，都沒有看電視的習慣，因為我非常討厭被電視節目時間表牽着鼻子走；再者，電視一向是一家人茶餘飯後增進感情的集體活動，對於自小缺乏家庭溫暖的我，自然沒有太深刻的「觀視」回憶。因此電視機對我來說，只是一樣讓家裡有點「聲氣」的裝飾品，說不上其他大用處。

我真正深入接觸電視是我入大學之後的事，當時的我雖然對電影依然情有獨鍾，但因為選修的課程，讓我首次接觸到像《七女性》等新浪潮導演的作品，後來再翻看了《十大奇案》、《山水有相逢》之類的電視劇集，讓我開始對電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深深覺得那時候電視製作者的膽識、選材及創新風格，甚至對社會民生的關注，絕非今天的閉門造車及墨守成規可以比擬。可惜電視台或者不太重視這類經典作品，大部分只有在收費頻道重播，付不起錢的觀眾惟有望門興嘆而已。

然而亞視於2012年底開設免費頻道「歲月留聲」，無疑是對電視迷的天大喜訊。遠至麗的電視的《鱷魚淚》、《變色龍》、《追族》、《甜甜廿四味》，直至近年亞視的《萬家燈火》、《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十三郎》，甚至綜藝節目如亞洲小姐競選、《今夜不設防》等，全部都可以在「歲月留聲」頻道免費重溫。雖然這些節目歷史悠久，畫面及節奏都有緩慢及落伍的感覺，但是見到連張國榮、羅文、鄧麗君等超級巨星曾經亮相亞視，麗的亦曾孕育過無數獨當一面的藝員，提醒了我們原來在電視行業發展最蓬勃的時代，無線電視並非一獨大，而是有過百花齊放，兩台分庭抗禮的日子，最大得益者自然是有更多選擇權的觀眾了。

「歲月留聲」頻道最大膽的節目編排，首推在周末黃金時段選擇粵語長片。要知道以往粵語長片，往往被編排在深宵或清晨等不重要的節目時段，現在安排於黃金時段播映，不但造福一批比較早睡的上了年紀的觀眾，也是對舊電影的重視，對香港普及文化的承傳起了一定的作用。據說「歲月留聲」頻道啟播後，已經累積了一批穩定的觀眾，網上的討論區亦有很多討論聲音，看來普羅大眾對「歲月留聲」的關注，並非全然出於懷舊情懷，也是對電視行業新不如舊，撫今追昔的最直接反應。有競爭才有進步，這情況是否更值得業界反思？

